

董秋斯译文选集

战争与和平

第四册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董秋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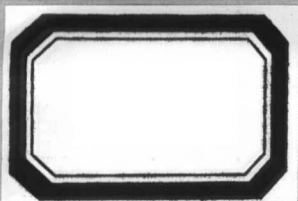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

第四卷

ВОЙНА
И МИР

Л. Н. ТОЛСТОЙ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董秋斯译文选

战争与和平

第四册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董秋斯 译

2512.44

T953-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3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 托尔斯泰著; 董秋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董秋斯译文选集)

ISBN 7-300-04634-7/H · 369

I. 战…

II. ①托…②董…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966 号

董秋斯译文选集

战争与和平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董秋斯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62.625 插页 8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563 000

定 价 68.00 元 (共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大事年表

一八一二年

旧 历	新 历
十月六日	十月十八日 塔鲁提诺的战斗。
十月六日	十月十八日 法国人离开莫斯科。
十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 马罗—亚洛斯拉菲兹的战斗。
十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二日 哥萨克在弗亚兹玛偷袭法国人。
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九日 法国人在斯摩棱斯克。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十六日 克拉斯诺耶的战斗。
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 内带领后卫到达奥尔沙。
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渡过别劳金纳河。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五日 拿破仑把军队抛在斯莫尔哥尼。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十八日 他到达巴黎。

第四册总目

大事年表	II
章目	III
第十二卷	1479
第十三卷	1563
第十四卷	1635
第十五卷	1711
第一个总结	1797
第二个总结	1877
译后记	1933

章 目

第十二卷

- 第一至三章 安娜·巴甫罗夫娜的晚会 关于爱伦的病的
议论 主教的信 波罗狄诺的胜利的消息 爱伦
的死 放弃莫斯科的消息 弥匀的报告 (1481)
- 第四至八章 尼古拉被派去伏朗涅什 总督家的晚会 尼
古拉和玛丽王爵小姐 桑妮亚的一封信 (1495)
- 第九至十三章 彼尔的俘虏待遇 他受到达武的审问 枪
杀俘虏 普拉东·加拉塔耶夫 (1521)
- 第十四至十六章 玛丽王爵小姐去亚洛斯拉夫尔的劳斯托
夫家 安德列王爵临终的日子和去世 (1545)

第十三卷

- 第一至七章 历史事件的原因 俄国军队离开莫斯科以后
的行动的检讨 拿破仑给库图左夫的信 塔鲁提
诺的营盘 亚历山大给库图左夫的信 叶尔摩罗
夫和别的人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去 战斗延期
库图左夫的愤怒 第二天的战事 哥萨克袭击
缪拉的军队 俘获俘虏、大炮和战利品 其他部
分军队的闲散 (1565)
- 第八至十章 拿破仑的法令 在莫斯科的布告 抢掠对法
军纪律的影响 (1587)
- 第十一至十四章 彼尔：四个星期的俘虏生活 加拉塔耶

夫和一个法国兵 法军退出莫斯科 鼓 彼尔的
精神文化 他恢复了他对人生的执着 部队和俘
虏的撤退 道路被阻塞了 彼尔感想 (1600)

第十五至十九章 俄国军队 朵赫图洛夫 库图左夫在夜
间接到法军退出莫斯科的消息 他的感情 歌萨
克几乎在马罗—亚洛斯拉菲兹捉住拿破仑 拿破
仑由斯摩棱斯克大路退却 到达弗亚兹玛以前他
的军队散失了三分之一 (1618)

第十四卷

第一至二章 战争的民族性质 一个丢下长剑拿起短棒的
决斗者 游击战 士气 (1637)

第三至十一章 别动队或游击队 捷尼索夫 朵罗豪夫
别加·劳斯托夫 季杭 一个法国鼓手 探访敌
营 对法国护送队的袭击 别加的死 (1644)

第十二至十五章 彼尔杂在俘虏中间旅行 加拉塔耶夫
他的商人的故事 他的死 彼尔得救 (1685)

第十六至十八章 法军撤退 柏提亚给拿破仑的报告 他
们迈过斯摩棱斯克 (1699)

第十九章 法军为什么未被俄国人切断 (1705)

第十五卷

第一至三章 劳斯托夫家的人们 纳塔莎的悲哀 别加的
死讯 纳塔莎随同玛丽王爵小姐去莫斯科 (1713)

第四至五章 库图左夫的行动的分析 (1725)

第六至九章 库图左夫在克拉斯诺耶 他对军队的演说
宿营度夜：兵士的活动 蓝贝尔带着他的传令兵

出现 亨利四世歌	(1733)
第十至十二章 渡过别劳金纳 维也纳 亚历山大皇帝	
库图左夫:他的衰弱的体力	(1750)
第十三至二十章 彼尔 在奥劳尔患病和康复 他对人生	
和他的同胞的新态度 他的业务 他去莫斯科	
莫斯科的生气和迅速的恢复 彼尔在玛丽王爵小	
姐家遇见纳塔莎 爱情	(1761)

第一个总结

第一至四章 关于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的讨论 机会和	
天才 光荣和伟大的理想 亚历山大放弃权力	
一只蜜蜂的目的	(1799)
第五至九章 老劳斯托夫伯爵的死 尼古拉退休 他的母	
亲 他与玛丽王爵小姐的遇合 他们的婚礼 乡	
间产业管理 他们的家庭生活 桑妮亚——一朵	
不结果的花 捷尼索夫 尼古拉的命名日	(1813)
第十至十四章 纳塔莎和彼尔的家庭生活 他访问彼得堡	
回来 衰老中的老伯爵夫人 关于社会倾向的谈	
话 对政府反动倾向的愤慨 彼尔和尼古拉的见	
解	(1837)
第十五至十六章 两对结了婚的夫妇和他们相互间的	
关系 纳塔莎的忌妒 小尼古拉·包尔康斯基的	
志愿	(1864)

第二个总结

第一至十二章 概论历史学家对人生的研究和阐明推动各民	
族的力量的困难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	(1879)

第十二卷



第一章

那时候，在彼得堡，在最高级的圈子里，在卢米炎柴夫、法国人、马利亚·斐奥朵洛夫娜、皇太子和别的人们诸派系之间，一场复杂的斗争比先前更激烈地在进行，照常被宫中帮闲们的嗡嗡声掩盖起来。但是只关心实际生活的幻象和影子的彼得堡那平静的奢侈的生活，照它旧日的方式继续下去，除非用了大力，就很难使它认识俄国人民的危险和困难处境。照常有同样的招待会和舞会，同样的法国戏院，同样的宫廷兴趣、差事兴趣和阴谋。只在最高级的圈子里，才有人努力记住实际处境的困难。两位皇后^①在这些困难情况下行动怎样不同的故事低声流传开来。马利亚皇后关心她所赞助的慈善机关和教育机关的安全，发过把那些机关都搬去伽山的指示，属于那些机关的东西也都包扎起来了。但是，伊丽莎白皇后，在有人向她请示的时候，就怀着她所特有的俄罗斯爱国精神回答说，她不能发关于国家机关的指示，因为那是元首的事，不过就她个人来说，她一定是最后一个退出彼得堡的。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波罗狄诺战役那一天，安娜·巴甫罗夫

^① 一个是保罗皇帝的寡妇马利亚·斐奥朵洛夫娜皇太后，另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老婆伊丽莎白·亚历克西耶夫娜皇后，后者原是巴登的一个公主，结婚以后才发展了她的“俄罗斯爱国精神”。——茅德英译本注。

娜家有一个晚会，会中主要的特色是朗诵主教阁下献可敬的谢尔吉乌斯神像给皇帝时的一封信。这封信被看作教会爱国辞令的模范。以朗诵出名的伐西里王爵要亲自来读（他时常在皇后那里诵读）。据推测，他的诵读艺术在于，用一种绝望的哀鸣和温柔的低诉相交替的高亢而单调的声音、完全不管字的意义来诵读，于是那哀鸣完全随便落在一个字上，那低诉落在另一个字上。这诵读，正如安娜·巴甫罗夫娜的晚会中常有的情形，有一种政治意义。那一晚上她希望有几个重要人物到会，她要使他们因去法国戏院而感到羞愧，并且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许多人已经来到了，但是安娜·巴甫罗夫娜还不曾见到她客厅里所需要的那些人，因而不让诵读开始，只旋起一般谈话的发条。

彼得堡当天的新闻是别竺豪娃伯爵夫人的病。她在几天以前出乎意外地病倒了，已经错过经常由她来增光的好几次集会，据说她也不接见任何人，而且，抛开一向伺候她的彼得堡著名的医生们，她把自己委托给一个意大利医生，那个医生正在用一种不同平常的新方法来治疗她。

他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艳丽的伯爵夫人的病，起因于同时嫁两个丈夫所造成的不便，那个意大利人的疗法是除去那种不便；但是，在安娜·巴甫罗夫娜面前，没有人敢这样想，甚至不敢露出知道这个的样子。

“On dit que la pauvre comtesse est très mal. Le médecin dit que c'est l'angine pectorale（他们说，可怜的伯爵夫人病得很重呢。医生说，那是狭心症啊）。”

“L'angine? Oh, c'est une maladie terrible（狭心症？哦，那是一种可怕的病啊）！”

“On dit que les rivaux se sont reconciliés grâce à l'angine（他们说，那两个情敌和好了呢，由于那种狭心症）……”狭心症这个名词被人怀着很大的满足说来说去。

“Le vieux comte est touchant à ce qu'on dit. Il a pleuré comme un enfant quand le médecin lui a dit que le cas était dangereux (那个老伯爵很可怜，他们说。医生告诉他那个病危险的时候，他像孩子一般哭啊)。”

“Oh, ce serait une perte terrible. C'est une femme ravissante (哦，那一定是一种可怕的损失，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哪)。”

“Vous parlez de la pauvre comtesse (你们在谈那位可怜的伯爵夫人吗)?” 安娜·巴甫罗夫娜刚好在那时候走过来说道。“J'ai envoyé savoir de ses nouvelles. On m'a dit qu'elle allait un peu mieux. Oh, sans doute, c'est la plus charmante femme du monde (我派人去打听过消息，听说她好一点了。哦，她当然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她嘲笑着她自己的热情往下说道。“Nous appartenons à des camps différents, mais cela ne m'empêche pas de l'estimer, comme elle le mérite. Elle est bien malheureuse (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不过那并不妨碍我照她应得的样子来尊重她。她非常不幸)!” 安娜·巴甫罗夫娜补上一句道。

一个冒失的青年人，以为安娜·巴甫罗夫娜正在用这几句话揭开伯爵夫人的病的秘密的幕，于是竟敢对伯爵夫人不请著名的医生而由一个可能采用危险疗法的江湖医生来伺候表示惊异。

“Vos informations peuvent être meilleures que les miennes (你的消息可能比我的灵通),” 安娜·巴甫罗夫娜突然恶毒地反驳那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人道，“Mais 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ce médecin est un homme très savant et très habile. C'est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 (但是我从可靠的方面知道，这个医生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能力的人。他是西班牙皇后的御医呢)。”

照这样驳倒那个青年人以后，安娜·巴甫罗夫娜转向另一

组，毕利彬正在那里谈论奥国人：他已经皱起他的脸，显然准备再把他舒展开，说出 un mot（一句俏皮话）了。

“Je trouve que c'est charmant（我觉得那是很有味道的），”他谈到外交备忘录道，那个备忘录连同当时在彼得堡被称作“le héros de Pétersbourg（彼得堡英雄）”的维特根斯坦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一些奥国旗送去维也纳^①。

“什么？是什么呀？”安娜·巴甫罗夫娜问道，让那句她先前已经听过的俏皮话没能说出来。

于是毕利彬复述了那件公文的原文，那件公文是由他本人写作的。

“L'Empereur renvoie les drapeaux Autrichiens（皇帝奉还这些奥国旗），”毕利彬说道，“drapeaux amis et égarés qu'il a trouvés hors de la route（离弃正路的^②、从一条错路上找到的友好的旗）。”于是他的前额又变平了。

“Charmant, charmant（有趣，有趣）！”伐西里王爵说道。

“C'est la route de Varsovie peut-être（通华沙的路，或许）。”希波力提王爵高声地出乎意外地说道。人人都看他，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希波力提王爵自己怀着得意的惊奇向周围看。他对于他的话的含意，也并不比别人懂得多。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不只一次地看出，那种突如其来的发言被认为很有机智，于是有一机会他就照那样说出他首先想到的话。“结果可能很好，”他想到，“但是，假如不好呢，他们会想办法的。”诚然，在随着来的那难堪的静默中间，安娜·巴甫罗夫娜一直在等待的、愿意加以改造的那个不够爱国的人进来了，于是她一面含笑对希波力提

① 六月十八、十九两日，俄国军队在克力亚斯提西打败了乌第诺指挥的法国兵团，夺得了这些奥国旗。备忘录的好处在于讽刺奥国与俄国缔盟不久，就又与拿破仑并肩作战了。——茅德英译本注。

② 引用《新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的话。——茅德英译本注。

摇摆一根指头，一面请伐西里王爵来桌旁，拿给他两支蜡烛和那个手稿，然后求他开始朗诵。人人都不出声了。

“最仁慈的元首和皇帝！”伐西里王爵严肃地宣读道，同时看了看他周围的听众，好像要知道有没有人说相反的话。但是没有人说话。“莫斯科，我们的古都，新耶路撒冷，像一个母亲一般接待她的基督，”——他突然加重“她”这个字——“把她那些热诚的儿子接进她的怀抱！透过一场一场的浓雾，预先看见您的统治的光荣，欢喜地唱道，‘和撒纳^①，要来的人有福了！’”

伐西里王爵用哭声发出末后几个字。

毕利彬专心查看他的指甲，在场的许多人都似乎受了恐吓，好像在问他们有什么罪过。安娜·巴甫罗夫娜好像圣餐礼拜时嘟囔祷文的老太婆一般预先低声说出后面的字句：“让那大胆的横行霸道的歌利亚^②……”她低声说道。

伐西里王爵继续读下去。

“让那大胆的横行霸道的歌利亚从法国边界用死亡的恐怖来包围俄国的国土吧；谦卑的信仰，俄国大卫的弹弓，就要在他那嗜血的耀武扬威中突然打破他的脑袋。我把上帝的仆人、我们国家福利的古代热诚保卫者、可敬的谢尔吉乌斯的这一尊神像献上皇帝陛下。我痛心我这衰退的体力使我不能有朝见圣颜的欢喜。我热烈地祷告上天，求全能的主提拔正义的民族，仁慈地实现陛下的愿望。”

“Quelle force! Quel style (多么有力！多好的文体)！”朗诵者和作者都受到了赞美。

在那篇呈文的激励下，安娜·巴甫罗夫娜的客人们谈了很久

① 一种颂词，说见《新约》。——译者注。

② 迦特人歌利亚，非利士人的战士，被大卫用弹弓打死。说见《旧约·撒母耳记》第十七章。——译者注。

祖国的状况，并且对最近几天内战斗的结果提出各种推测。

“Vous verrez（你们就要知道），”安娜·巴甫罗夫娜说道，“明天，皇帝的诞辰，我们就要接到消息了。我得到一个吉兆。”